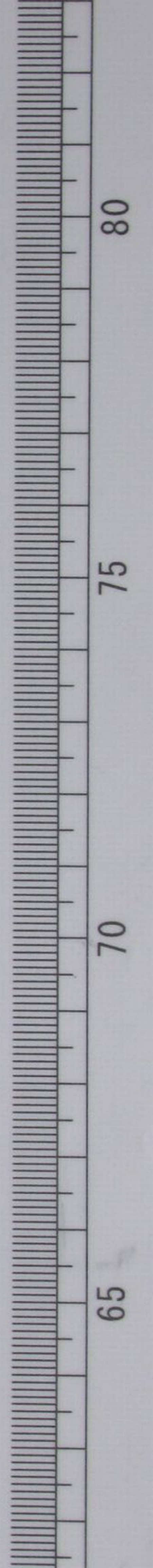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 400
Z 844 (2)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孝義真跡珍珠塔

第四回 賢翁追愛婿硬許多嬌

淨引 書房已久待 不見姪兒來淨下官陳培德方才王本
 報說河南內姪方卿到了我不勝歡喜又說他衣衫襤褸為此
 教他先見姑娘換服來見不使親朋談笑如今賓客已散為何
 還不出來不免待吾進去相會这个阿喏且住古云忙不在一
 時喏他那里阿喏淨自然姑姪相逢喜不勝 萬種殷勤用点心
 我看來 一个是望風怀想叙不尽衷腸事 一个是多年
 懸盼訖不了別離情 妙阿我正在此刻嘗想念 難得他忽
 然今日到門庭淨且住過了明日待我再遣人連他母親接了
 前來方遂吾意然後再請明師教訓淨若能比子飛騰遠方

寶珠山公

等報答當年岳父恩 陳公正在况吟處 且云王本到中所
 白王本大爺在那里 味去了 白怎在講 味老奴方才奉老爺之
 命同大爺到蘭雲堂上見了夫人 夫人見他衣衫襤褸未免言
 語之間輕曼了他 豈知大爺少年心性不受屈辱与夫人口角
 一番含怒而去 白淨怎在說 味大爺与夫人即口一番含怒而去
 了 白淨有這等事 鄙聞言語 怒生嗔 這也人世沒无此情理
 你是 詩禮之家公卿女 全批根本枉為人 至親久隔
 今才到 竟夸那煮豆燃箕把骨肉輕 他娘待你多情分
 薄他兒子不該因 吾只道前日反挑言語把夫君激 那曉
 得今日狐狸現了形 白淨我欲進去与不賢吵鬧一番猶恐姪兒
 去遠追趕不及也 罷待我曼上回来与他理論便了 王本大爺

去了几時了 味才去的 白淨速備馬二匹你与我同去追来 味門
 前有馬就請老爺上馬罷 白王本你隨我 味是 陳培德
 上馬蹬 老王本 後面跟 陳公馬上声 上恨 揚鞭急上
 向前行 不談此處忙追趕 再叙登途方子文 白小生方
 才見了姑母不道如此薄情 唯得表姐贈我盤纏我拘執不收
 如今只有空囊好不傷感人也 唱我想起之時淚慘然 此
 番回去缺盤厚 娘吓 你只道孩兒到了襄陽有好處 誰
 知姑母為人太不賢 想姑爹 礼数偏 枉做堂上御史官
 我數載未来親不親身接 元何叫 我且進後花園 可笑
 人情輕薄何如此 真个如雲如紙 然 白進運行来不竟腹
 中飢餓吓有了方才表姐送我一包茶食不免取出来權且充

蘇傳才本馬 卷之二 方來堂

飢再好赶路呀你看前面有个亭子待我進去少坐片時再走
 表方生走進亭前一看上有匾額寫着九松亭三字諷忙移步
 進松亭 肩卸行囊坐定身白將行李打開取出包袱唱解
 開外面洋綾帕 多少名糕好点心 又見小上紅包藏在內
 生白噴這是什么東西待我看來唱解開一看是奇珍生白阿
 呀原來是一座宝塔生唱煤亮明珠光閃閃 約來六寸有餘
 零 名工手段來扎就 粒上粗珠金豆能 妙吓 果然好
 座珍珠塔 若云其價值連城 表姐吓 原何暗地私相送
 生白吓我曉得了生唱无非是要保全我寒士轉家庭 我只
 道有其母未生其女 那知母女親疎兩樣情 故爾臨行頻
 囑咐 囑咐我途中要小心生白表姐吓既承你美情將此宝

送我倘若姑爹姑母查問起去不將何言回答豈非我到害了你
 了待我轉去送還了他吓方卿阿方卿你好痴也生曾記小青
 詩句內 鄉須憐我我憐卿 待告帶往河南去 懸梁刺股
 用功勤 他年若得功名就 即將原物壁闥門 吾雖家室
 如懸磬 决不將此物買金銀生白此時吃了点心不免收拾
 行李快上赶路生唱提行李 出松亭 且往前途去歇身
 方卿正欲登程去 再說陳公早已趕到九松亭味啟老爺前
 面那个戴方巾的是大爺生白吓就是大爺快高叫一声吓味吟
 大爺請出步生白姪兒請轉生唱所叫喚 把頭回 只見他如
 飛快馬掃塵埃 又听得口叫姪兒兩個字 吓是了 想必
 為着珍珠塔趕來 他其搜起珍珠塔 待我送還原物禮應

該 他若不言我也休提起白這是表姐私贈白不要累他費氣女裙釵 此刺陳公遠上高聲叫 方卿巧計早安排

回頭任步身站定 肩上行囊放下來陳培德 喜滿怀 一見登時把馬停王本先跨下馬誌火速上前帶住馬

韁繩拴在九松亭白賢姪你好个不别而行白姑爹大人在上姪兒方卿拜見白賢姪少礼且在道懶上坐一坐白姪兒告坐大人一向好白好的賢姪你一向好白托賴大人

令堂大人納福白多謝大人家母起居尚健白記得當年別你的時候你尚在總角垂髫不想別經多載白這等成上了白難得

阿難得白一别光阴有几年 常將賢姪挂胸前 只為連年兵亂干戈動 阻隔雲山路萬千 惟嗚音斷難傳信 今日

相逢意倍恰白唱謝姑爹 緒纏綿 姪兒怀想亦多年 几

回顧見談心曲 及至相逢无半言白說那里話白來做姑爹的唱与你多年潤划才相会白為甚來而即返白使我无端情悵

然白唱姑爹吓 並非姪兒草上白轉 倘若在此多耽擱 恐我姑娘有汗顏白賢姪不用提起了便是老不賢方才得罪

了你万事看我薄面就請轉去白小姪斷難送命白大爺難得老爺一片熱腸白咳王本吓唱我有話見与你言 並非

故意不流連 我只為出門已久思鄉切 我急如星火歸家 轉去慰慈親心眼穿白賢姪吓 自家骨肉休來套白既然千

里而未辭白难道竟不盤桓住九天白唱大人吓 且待他年若有成名日 登門叩謝拜尊前 若然依旧身狼狽 我也无

繡像九松亭

顏到此間白賢姪不消再說了一定要同為姑父的轉去才是
白大人好馬不吃回頭草小姪若再轉去是人兒不如馬了
 表那時陳公唱听此話 喜非常 男兒應得氣昂白唱大
白吓 男子若然无血性 分明鈍鉄竟无鋼白好好好好个
 鈍鉄无鋼唱果然不挫方門氣 原係个宰相孫兒吏部郎白
 陳培德吓陳培德唱你枉作公卿家巨富 膝前只有一女漢
 凄凉 今現内姪方公子 好个男兒立志強 語言清朗堂
白親 定作皇家一棟梁 不如將女終身許 陳方再續曰
白賢姪你不占去也罷但是我有句話与你商量白姑
 爹有何分付白唱姪兒吓我的女兒名喚翠娥与你同庚但長
 你几月是你表姐唱他待字珠閨年及笄 絲羅未結在蘭房

我要他做个門楣靠 何妨中表選東床白大人休出此
 言白唱我青衫一領多憔悴 空使我白頭老母守孤孀 貧
 富不同天壤隔 豈其織女嫁牛郎 表姐阿 定有狀頭第
 一仙人許 小姪是 命窮福薄不相當 大人休得表輕許
 莫教日後悞紅妝白倘然姑母曉得白唱應恨姑爹无主
 見白白喚我方卿唱鳥鵲还思求鳳凰白失姪說那里話求婚
 姻大事是我為主何必慮起者不賢妻白白父母之命攬是一
 般小姪既不合于姑母漸難遵諭就此告辭了白方生是 肩
 行李 路忙白 此刻陳公着了忙 欲待留他留不住 急
 得兩行珠淚落明堂白大人後会有期何須下泪白唱說什
 麼後会有期唱当面相逢尚如此 空言後会更荒唐白陳培

德吓陳培德唱你耿上有心求坦腹 誰知到遇薄情郎 那時王本便上前道白大爺曼走老爺如此多情不要辜負了老爺唱方卿見說心賜軟 曼騰上又送肩上卸行囊生唱 吓大人吓 雖蒙美意將親許 其間還要細商量的唱商量什麼上在他鄉自主張白是吓為子之道原該如此但是今日我做姑夫的在這里唱九松亭上將來許 你回家稟母有何妨白大人此話雖是到底使不得唱咳 你休要 氣剛強 我言關係在閨房 你把我言作不依 叫我羞羞難躲藏 我曉得了 你无非慮下女兒也是无情種 却不知 我女賢哉 寡孟先白大人吓唱非是我方卿再四表推却 寔回家道

太貧窮 明月為燈風為帚 半斛儒粮半畝宮 如何小姐求過活 如何姑母肯相容 姑爹吓 倘然日後多追悔 不如此刻不依送白那个嫌你窮你今不送我偏要你送白阿呀大人吓唱婚姻大事非兒戲 豈可輕上出口中白便是婚姻大事豈可輕出諸口 今日在此九松亭上把女兒終身許你唱如今聲價如山重 百年一諾不必再通融 那時王本在旁相勸既是老爺这等情摯意篤安可不允白方卿一想呀且住姑爹如此好心小姐又十分美意我若再却真為固执不通了 大人還有一說白唱定親須得先行禮 恁奈小姪窮途乏鈔寔囊空 况且 百年大事難苟合 中間也少一媒翁白哈上這兩句話就有商量了所云財礼待你高發曼

曼的補未若說媒妁你道我口說无憑却也怪你不得嗒当初
 古人曾將紅葉為媒淨我想古人尚然為月老 今日阿就
 煩九松亭杖作一媒翁 既省媒翁未作伐 即當認我丈人
 峰白既如此姪兒敬乞便了淨既是乞了什麼杖字就從今
 今為始稱呼湏當改口王本你也要稱姑爺淨老爺老奴是不
 好稱姑爺淨為何白老奴若稱姑爺就忘了自己的根本了淨
 这也是的賢婿你叫我一声岳父白唱方生听 面通紅 此
 刻如何叫岳翁 看他无限含羞態 為官愈覺喜无窮淨哈
 哈哈你叫阿你叫白如此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就此拜別淨
 怎說拜別王本帶馬即刻請轉去白大人吓小婿若可轉去
 方才就轉去了姑爹岳父白這是一般堆道因大人許了亲行止

又有不同淨也是但你路上盤費是要的白多謝大人盤
 費畧有些微在此白你不要哄我王本快到家收拾行李
 取黃金兩封白良一封你送了大爺回去白大人王本不須
 送得小婿可以來就可以去至于說到良兩封唱若將金帛未
 見贈 唉我方卿見識低白適才姑母面前姪兒有句話未
 唱我今若受了大人財物 自言不是好東西淨言重言
 重淨為官愈覺心敬飲 這樣為人世所稀 賢婿吓 我岳
 丈年高惟望你 願你此行及早步雲梯淨賢婿你既如此也
 罷我身邊有兩小金錠 是我垂袖玩奕的 這也算不得路
 費 送你買些點心 难道也不受麼白多謝大人小婿受
 便了就此拜別淨且曼白天色晚了只得叩辭淨賢婿吓一

紅樓夢 卷之三 七 方家堂

且曼 何須急 步曼移 你此時約定再來期小主唱大人
 吓 要尚小婿來何日 除非雁塔把名提 賢婿吓 我不
 慮你功名不到手 只慮万里鴻程別處飛 一朝得志青云
 客 另擇鸞枝撒 旧妻白大人何出此言唱小婿不是无情
 汗 决不孝王魁負义把心欺 一時難尽衷腸話 怎禁那
 傍晚紅雲漸 低到白大人請上馬罷 啣咳老天吓 老天唱
 何不与人來方便 倩疎林挂住夕陽微 白大人請轉小婿
 去了 賢婿你此番回去
 曲調 淨 令堂前 多致意 芸憲努力 灯火鳴鳴 巴七望
 你佳音至 霜開白駟行千里 对面云山尽九嶷 嘆人心
 難如面 七七七七七 莫向人前說是非 寔慘惻 悲

莫悲今生別離 取慘惻 悲莫悲今生別離
 白 夫人在家須要保重小婿去了 淨 請味老爺上馬罷 王本
 扶我一扶 味是啣王本 你与我帶住絲曼曼七走 我怜伊
 念伊 還須望着伊 好恨吓 味老爺恨什灰 啣恨只恨 一
 帶松林來阻住 如烟如霧好昏迷 望不見悠七行路客
 賢婿吓 未知你今晚何方去 借栖味老爺去遠了 請加
 鞭罷 啣望他不见 只得加鞭走 馬蹄兒奔走馬声嘶 驀方鄉
 戴塔登程去 陳公是 急七回家恨老妻 表一到牆門下馬
 离鞍分付家人戴过了馬 啣怒又七 到後所 但見華燭輝
 煌挂寿星 三牲五事齊七擺 尽行打得碎 紛七 老爺大
 發雷霆怒 身屈坐定面青七 高声便把了豆 喚 合家大

曹家山公玉

方來堂

小走魂灵白叫那些了豆出来白末老爺叫里面姐白伯出来白末哉听涛老爺叫慌忙走末到了豆们磕豆哉白淨方才河南方大爺怎樣去的白勿曉得白怎末不曉拿下去打内中有一个說老爺方才是奶上身边的紅云姐送出去个白淨紅云送出去的叫这賤人出来白是那些了豆末到里边紅云姐快点老爺叫你哩白哈个太京小怪末哉走到外边老爺紅云叩見白淨小賤人你知道麼白老爺紅云勿曾办差了啥事務吓淨白还要強辯白童兒取大号家法过来与我重打是唱童兒奉命取皮鞭白安到紅云在下边老爺大怒高声喝白淨与我看是打用力加刑好可怜打得紅云滿地滾了环飛報到樓前上樓京与夫人曉白紅云奶上勿好哉白淨今朝有

禍大如天白吓什成事情这等慌張白奶上老爺奔得進來拿寿星堂上打得三片叫紅云出去放倒就打人也打殺快哉白唱曉唱夫人听也着京白既然發作我承當白站起身末往外走飛風移步到中堂白但見供礼分上拋滿地桌上打末一掃光老爺是胡漢倒捲同鈴眼面色青上又轉黃紅云滾倒塵埃地哀上叫苦泪汪上白奶上救命吓白末相公為何拷打紅云白吓打他有眼无珠得罪貴人白末白得罪了那个貴人白那人貴人末就是河南末的内姪方卿白吓我道是誰原來就是這個貴人方卿到此並沒有人得罪他紅云起末白且多謝奶上白淨跪着若没有人得罪方大爺為何一到就去白吓如此些微小事你也該向个明白白怎末无元无

故就打起人來曉唱好胡鬧 不分明 也應設細問根由見
个清 方鄉是 只因自己寒徹骨 將羞變怒忒多心 目
兒尊長言非礼白難道叫我做姑母的唱忽氣殺声反奉承白
况且也不曾叫他去唱他是自己沒趣來辭別白你不信時
唱再向這紅云白方大爺怎樣去的你索性告与老爺知道且
白老爺方才王伯七領仔進來說方大爺來哉我就通板奶
上奶七就請里面相見到仔蘭云堂老爺吓唱奶七是 至親
相待甚殷勤 連忙分付獻茶湯 那時盤問家常話白勿知
為啥子着忙唱拖是介 沒些好氣復夫人 坐定也无別句
話 无非說苦談窮家道貧 言末語去真灰氣 怪不得
夫人听了也煩心 奶七說道 既然如此家貧若 何必這

要多費盡屢遠處行臨白這句話也等不洋上罪他唱他寫站
起身未忙發作 登時番轉面皮背奶七是 苗伊吃点心
伊是勿應承 再三曲不住 只得叫了豆送起身 好氣惱
尸頗峻增 肚皮迭又迭 口齒勿甚清 一豆走時一豆罵
白罵什麼且唱他罵我紅云小怪精白你這賤人敢在我面前
撒謊所言當以理觀難道我到不明白左瞎白你到明白什麼
末白我想方鄉到此也道你嫡親姑母自然怜念他劣若他是
以不必遮瞞就將真情相告你以為削了你的色就令言冷語
搶白起來他是少年志氣之人那里受得再加這班惡婢在旁
七張八嘴規矩全無他更加發怒隨即就行此乃一定之礼我
豈不明白啞即此一事他回去告訴他娘親說我陳門待人如

此輕薄叫我如何當得起咳氣殺也我今只有打死紅云方出
 我心且惡氣童兒与我按住再打昧白不們誰敢動手唱
 方是我叫紅云送的 你是打不得老身打紅云道是不原是
 借他的孤拐削你的金面白呀碎陳廉你好死吓唱只怕
 你落了魂 語言死狀太欺人 方卿与你何干涉 是我老
 身面上親 待伊好多多由我 我不曾得罪你姓陳人的哈
 上上听他說話九如放屁一放你的親戚就該待曼他的咳唱
 我想你 自家骨肉尚如此 何況區區異姓人 全不想
 方氏親情非別比 我家當日大沾恩白不要說別的你的母
 親早哀唱你嫂上何等情相待 你如今 將他兒子這般
 定未勞利不如鄉党內 何況同胞滴血親 你死兒嫂

親情面 不思根本枉為人唱夫人听 顏生噴 啐 你
 這的是胡言嚼舌根 不是老身誇口說 我進了陳門 誰
 人不敬我賢能 我是一世為人要爭氣 最恨方卿小畜生
 他如此寒酸還要使劣性 將來永遠不番身啣吐放你的
 屁白啐老殺才白夫真正要來交手 了環們飛報女千金
 丑白小姐勿好哉嗚老爺奶上表呆相打哉快点去劝上嗚胆
 吓有这等事唱小姐聞言心胆碎 飛風移步出房门 連忙
 走到堂楼下 前來相劝老双亲 小姐是 不好說得母言
 非表父言是 常言道 爹娘相打兩邊親 但劝爹上往外
 走 母親息怒 劝娘進去莫生嗔味老王本也表劝解道
 老爺外边去罷嚇不須動氣耐三分 家庭每事和為貴 豈

可老年夫婦反相爭時老爺出去罷旦母親進去罷唱夫人氣
得泪紛口 拍着胸膛咬緊牙旦唱呀見吓 做娘的 一世
小曾受委曲 今日為了窮鬼 這場怨氣寔難消 你看他
鵝面鳩形真賤相 畢竟將來是歲孽的阿呀放你的臭屁
女兒 你不要理他辭你表弟真俊豪 骨格清奇品望高
少不得 姓氏書將龍虎榜 詞林分得鳳凰毛 我料他
翱翔定在青雲上 見吓 你不要 李那骨月傷殘伴鴟
鴟淨見吓為父的方才趕到九松亭辭將你八字終身許 兩
也定下百年交 千金听 喜心苗 梨花粉面泛櫻桃 不
語低豆心暗想 是見爹上貴識超白夫人闡了此言老唱渾
身战吃大京 半晌呆上難出声老旦白阿呀上女兒吓老唱

听他言語如放屁 此話因何乱嚼唇 女兒若把方窮鬼
分明是 鳳凰鳥鵲 作同群 送古到今无此事 可怪胡
塗瞎眼睛 方卿若有題名日 除非黃犬变麒麟 方卿若得
高官做 除非海底去捞針淨老爺听 氣不平 咳 真个
元知胡乱語 如此棟梁一大器 定然帖了报泥金 你道
方卿是穷鬼 我偏将愛女許方卿淨你不信可问王本味夫
人便问王本味白方才怎樣的味王本就說老爺趕到九松亭
要苗大爺轉来執性意不送老爺見他做氣味一特動了恰才
念 就将小姐結為婚姻白一定是你這老狗才的媒了味
老奴怎敢為媒媒人就指九松亭老唱夫人所說心愈恨
兩言便罵老牛精老且白我的女兒唱那有你做主 今朝錯認

蕭象九公亭

了定盈屋白老不賢听你說話好不達礼怎在說你的女兒你做主唱可曉得 在家送父古來聞且白老殺才吓你說在家送父古來所聞却不聞古人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云女子之嫁也母命之难道母是沒有的白老不賢你不曉得古人有出妻就有出母如今我不以你為妻他焉得以你為母白那夫人听了不竟大怒起來且白阿呀老殺才罷且唱你一派胡言真狗屁 綱常环尽喪良心 把我此作出妻与出母你真是个 友冠禽獸太欺人 我一生 作事立在人豆上 有甚七出之條在你陳家門且白罷且你不以為妻我亦不以你為夫且唱我与你 送此折班來分路 我佛門清淨去修行 呵哨老殺才呀 一場大哭歸房去 把老爺

東西 尽行打得碎紛且 登時上轿 到白蓮菴內去 小祖是 汪上眼淚送娘親 苦坏了香闺孝順女 合家大小不安寧 小姐是 几次三番來接母 夫人是 必要分居才肯轉回程 老爺是 只得依他來行事 調聚分兩兩院庭 送此夫妻來反目 一日傷和一日更深 不談陳府常洵氣 途中再說小書生 要知劫塔情由事 下卷之中細表明

卷之三 方來堂

孝義真跡珍珠塔

第五回 遭強跌雪

引小 恩怨分明 才見男兒心性 天馬違得氏 果然福
 福難憑 獸炭紅爐煖閣中 倚闌人看雪飛東 誰知千里
 孤寒客 冲破西風夫路窮 小生方子文千里遠來不料姑
 母凌貧語言輕慢因此含怒而行走不上數里之遙只見後面
 馬蹄塵起如飛的趕來你道是何人也 誰却元來 我姑夫聞
 說怒生嗔 飛風趕到九松亭 滿心要我回家去看他來意
 甚殷勤 我只因餘怒未消怨未息 一生傲骨是天成
 他見我挽回不轉將親許 待我成名作館甥 白初時我原不
 肯允的唱見他諄上切上難推却 又想起表姐花園多少情

方來堂

定婚不告原非礼 却自一時无奈強應承 那日九松亭
 与姑夫分別他送我两小金錠也可充作路費但歸家尚遠如
 何得勾所以仍到黃州去投張世兄再向他借些然後可以長
 行无慮一連走了几日幸喜到黃州地界了呵呀此地進城还
 有三十餘里你看天色已晚不免在此投宿明日進城也罷呀
 当此歲暮倥偬老母在堂懸望趕一程是一程也願不得天晚
 且趨行前去隨路自有投宿之處叫唱肩行李 向前坡 貪
 赶行程没奈何 只歸心如箭忙上走 阿呀好冷吓 刮面
 西風冷氣多 只見霏微暮靄寒鴉噪 繞樹无枝覓由窩
 危橋欲渡風偏急 呵呀一擺几乎跌下河去 你看水花疑
 結冰如玉 依稀梅朵凍打柯一去幾我倚夫岸 隔溪不

艇罷漁歌 踉蹌走 形影孤 曠野凄凉人跡無 阿呀不
 好了要下雪了 你看彤雲密佈張天幕 九州一望總磨糊
 阿呀 你看長空乱洒鵝毛片 碎玉瓊瑤滿地舖 平堤
 遙觀无村舍 前後茫茫落半途 阿呀不好了嗟 此時將
 近黄昏後 朔風凜冽偏肌膚 逼上隱上城还遠 只怕更
 難就要打更初 欲投旅店何處覓 當此穷途涕泪多 任
 設路上方公子 听講那 江湖打劫一強徒
 引強 无本生涯 到處便為家 行人遇我 唬得滿身麻
 江湖打搶 本事實堪誇 今朝天助 点上雪飛花油臉白
 自家非別江湖上有名的印公喬便是不務正業習入穿窬自
 幼膂力出眾長成率些武藝逐為盜賊之雄行劫已不止一次

却夫曾破索習慣為常竟做成一個江湖大盜但是不義之財
到手即空非送標中去即向嗜中乞又要思量活動上上怎奈
這些伙伴為着天災雪大多不高興偏我急待銀錢那里頭得
不免趁此酒與去走一遭發个利市有何不可娘子关了門吓
我出去了外邊盜賊甚多在家須要小心吓且白曉得个表白
你看邱六喬出得門來怎止模樣表唱好一个惡貫滿盈邱六
喬 一身齊力逞豪強 兩道眉毛如板刷 目似同鈴滑眼
稍 胡須倒捲根上豎 兩耳招風面大四 豆大一頂長毡
帽 托額花羅怕子包 身穿元青短袄骨牌領 齊上密扣
又緊上束其腰 跌袷褲 綢絲絛 背後插把大朴刀 兩
腿果脚花經布 踢尖虎鞋穿得牢油畫出得門來唱漫天大

雪前鋪地 荒郊外上洒瓊瑤 你看這般大雪 未知那个
人兒該倒運 我的財源何處招 冲風冒雪忙上走 雪深
數尺不知高 行來將近沿塘口 妙阿 这里有一大黑松
林 不如暫時藏躲松梢里曼云強賊林中避 再說方生這
窮途奔走甚无聊 嗚呼阿呀好苦吓今日只為貪程途差了
站頭如今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叫我何處安身好不苦楚也人
小生曾你看身又冷 腹又飢 風又狂未雪又飛 呼上索上
吹林木 尤如虎嘯一猿白 雪逞風狂勢越大 漫上不識
路高低 古語云 天外明河銀非水 海边仙石玉為梯
江上晚棗堪作問 漁翁披得凍蓑衣 戰退玉龙三百万
敗殘鱗甲滿天飛 果然一夜青山老 玉樹瓊枝鳥不棲

青史公云

六

方夜堂

可冷裁是仲冷後 觸目傷心借此題 倉忙走 步難移
 星不明時月色稀 正行黑松林下表經過油曹叻那里走
 表唱只听得 一声呼喝好蹊蹊 但見林中跳出高長漢
 燦亮鋼刀手內提高前亂晃京非小 即忙趕上就拖衣油曹叻
 漢子那里走唱方鄉此刻表喘倒 魂胆銷煬氣息微油曹叻快
 些留下買路錢表放你过去如有半声不肯把脑袋子砍吊你
 的小生白阿呀大王爺七饒命吓我是一個寒儒一无所有的嘴
 油曹叻王八羔子你現在身边的包裹还不放下小生白大王爺
 吓包裹內只有破衣兩件並無值錢的東西油曹叻沒有值錢的
 東西也是俺老子的晦氣拿表拿表小生白阿呀大王爺吓所有
 破衣服上要拿表過慌的油曹叻王八羔子还不拿表你要俺

自已動手唱忙把包裹來奪去 还把兩刀劈面皮小生白阿呀
 大王爺饒命吓我家中還有母親年老无靠單生我一子表大
 王爺饒命罷油曹叻罷了俺老子本待殺你既是單傳也罷饒你
 的狗命把衣服好上的脫下來小生白阿呀大王爺我身上衣服
 破碎不堪所值几何况且如此八寒若刹了去頃刻性命難保
 既蒙饒命成全了我萬代洪恩油曹叻罷了七七造化了你去罢
 表唱印六乔拿了包裹忙上去 方生是此刻好孤恹 強徒
 已去忙扒起 可怜在雪地滾得滿身泥 到了這時候 真
 正上天无路入地无門 果上遥望哭啼七 阿呀皇天吓我
 方卿死里逃生好慘傷 那知雪上加霜 忽然刮去珍珠
 塔 怎見裙釵中表行 阿呀盜賊吓強盜 你狠心刮我行

續像才松亭 卷之二 十一 十一

囊去 我今必死在他鄉 但我死一身何足惜 可伶我
 家中苦殺了老萱堂 倚門數月懸上望 几度思兒欲斷腸
 娘吓 你想孩兒投親半載回家轉 相逢母子喜非常
 再不想途中被劫遭非禍 兼把那无價奇珍付渺茫 思量
 起 好心傷 枉了姑天一片腸 九松亭空把姐親許 那
 知薄命窮儒无福當 表姐吓 与你姐緣成西屏 只好未
 生連理配成双 一豆思量一豆走 行未都已到官塘小生白
 未此已是官塘了你看白茫上一帶都是大水此地更竟難走
 了哨小生唱台豆起 战京上 萬道波濤万点水 又見官塘
 兩岸冰皆結 結一層未又一層 阿呀 如此冰凝路得難
 行走 雪又堆高地不平 倘然失足非小可 頃刻黃泉路

上行 我想官塘必有人行走 元何寂上竟无人 吓是了
 你看天寒路凍誰來往 况兼時刻已三更 自然寂靜无
 人跡 但是叫我 今宵何處居安身 小生說不得且待我推
 向前去再作道理 小生唱跟踉走 向前行 那管高底路不平
 可伶我 腹又飢未身又冷 腿又酸未脚又疼 隨宜用
 尽平生力 不上行未半里程 只見田雪未除新雪下 彤
 云四起更凉心 昏上暗上從何辨 慘恻上如在霧中行
 我李不得 孫康映雪攻史書 李不得子其乘雪訪山舍
 李不得裴安卧雪將門閉 李不得党姬掃雪把茶烹 李不
 得王恭行雪披鶴氅 李不相浩然踏雪訪梅林 好一似放
 武吞玷並嚼雪 可比那战上京上履薄冰 猛所得路旁盜

鞭一声响小告阿呀不好了有又賊來了唱定睛細看却無人
 原來雪壓枯枝折 正所謂心京苦木盡皆兵 方鄉正在
 危急處 好了 但見前邊隱上一孤亭白好了得我挂到亭
 中去少坐片時正欲將身走進那曉此亭坐唱年深月久无修
 理 雪壓于斯勢欲傾 行來將近无路走白猛听得豁辣上
 一声响唱比前更竟十分凉 山搖岳撼逐加厲 當時壓倒
 那凉亭 阿呀那一啼 真个是魂飛魄散銷腸胆 且喜而
 今未進亭 如遲片刻当休命 泥沙玉石不分明坐石你看
 這亭子倒在当途唱好似一座冰山未阻住 真个是藍関雪
 壅馬难行 欲思抄出亭外 那曉竟有溝渠雪盖平 踏空
 之時一个番筋斗 阿呀不好了 如今做了王祥去卧冰

表白列位可曉得方鄉此刻又飢又冷更兼遇盜傷心走三晝
 夜已是半死半生的人了如今跌在溝中那里还扒得起來再
 恰他只叫得一声苦小告阿呀救命吓救命表唱他是口中雖
 叫身不動 救命呼完不出声 几次欲扒上不起 奄上一
 息眼微睁 住談雪里危亡漢 京動途中一救星 不識救
 星是那个 再唱下卷即知情

皇天派个 再即小春明快部
意願端仰 卦筮雲里或立數
何長不短 殊命和宗不想去
神此其知教一奇苦小書阿和殊命和
身日具半成半主師入
壽日天公同壽長衣無短衣
孤之合

孝義真跡珍珠塔

第六回 逢救登舟

引正奉旨榮歸告養親 適逢六出遍飛塵 漫誇紙帳梅花
閣 應念孤吟驢背人 缸白下官畢雲顯 江西南昌人也現任
湖廣提督軍門 只為母親在家有病告假還鄉 因此日夜趕行
來此已是黃州地界了 你看紛上大雪天氣冷寒 緯夫人役難
以上前未免偷懶 這也是情理之常 原該体恤 但是我歸心如
箭 豈可耽擱程途 待我犒賞他們 自然踴躍而進 長班正有
白 今日天氣 灰寒緯夫等十分辛苦 這里有燒酒兩角 牛肉十
斤 拿去犒賞他們 叫他快上 赶路不許停留 傳話各地方官 不
必沿途迎送 丑白是 表好一个寬洪大量 畢軍門 体貼人情

蕭家九公三
二

在路程 只為一心急欲回家去高堂看問太夫人 因此不
 分晝夜兼之程進 那頭嚴寒雨雪紛 正是男兒惟有全忠
 孝 臣提君恩子奉親 再說那些人吃醺了酒吃飽了肉不
 个欢欣踴躍即刻開船 金羅响 捷脚 船豆便被逆風
 常 為了逆風不祀輕帆扯 緯夫多要上官瘡 座船氣緊
 真威武 紅纓黑袖把門鎗 標旗上寫看奉旨省親四六字
 对上金牌插兩旁 做过的官銜皆擺列 標灯扯起亮紅
 光 鈔憲板隔不閑閉 老爺是夜深秉燭坐官船 獨酌无
 聊还独吟 捻然想念老萱堂 行船不住沿塘走 忽听得
 一声响亮甚非常 好似山崩京不小 停了一回 又听得
 似有人声在路旁 老爺听了心惶惑 分付停着行船问短

長班 長班 有班 白船 稿手住了船 查問岸上什么声响 那
 些棒夫回答說道 前面涼亭倒塌 其有人来喊救命 且
 上老爺前面凉亭被雪壓倒 有人喊救命 哩 白阿呀好奇怪
 如此更深尚呼救命 分付快去救来 却是大老爷分付快去救
 来 却是哉唱緯夫人役向前行 覓跡追踪四下尋 此刻已
 經交四鼓 雪止云回月色明 那些人 行来已到塌亭所
 元何寂上杳无声 呻吟取弟兄為啥了 并没点动静 答便是我
 里方才明 听见有人叫喊 那行到子几里 勿见哈哉 醉只怕
 壓殺来亭子里哉 若若是壓殺子 叫勿出哉 吓勿差个陰嘆
 倍着有脚踏来里我 里跟子脚踏寻去 是一路寻来过了塌亭
 喏来里哉 阿看地溝里黑洞上 好像一个人 正是那个下去

我是弄个来个信去吓 我怕个 吓我下去吓那人跳
将下去把他身上一摸醉阿呀那殺里哉老硬的一个人响哈
等样啾啾到是好出身一个斯文朋友 介来起来去禀个老
爺 那些人一奔来到缸豆禀上六老爺前面塌亭側首有条
地溝：內有一个人戴方巾的死在里面缸白死的了灰印直
豆死个哉正生日你那里知他死定規了印大老爺人阿勿到声自
然死个哉正生日狗才他才叫喊那得就死想必是凍僵的你
們內中有能事的与我細上的去摸他胸前可有熱氣如有熱
氣尚未死絕且抬到缸边倘有救活重上有賞印是唱那些人
奉命去爭先 一奔走到那溝边印那个去答还是我下去在
行哩唱大家跳下溝先內 奔印只手摸印印好吓胸前还

热介来內中有个說冷活活原勿要高懸透工亦寧可摸上準
勿要拿个死人缸到船边去帶累老爺典把棺材備 还要
燒他出脱錢印印勿色頭真正活个来 介不阿要拖伊出来
来呀 来呀印几个人兒奔用力 將方卿抬到座船边印
禀上老爺那人胸前还来矣有熱氣个如今抬到缸边来了表
老爺分付一个得力家人名喚張榮正印張榮印有印自古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細心去看他如能救活也是一件
大好事印是表那張榮奉命来到岸边把灯笼点始但見一个
白面書生張榮將他胸前一摸這竟微温分付快些拿熱姜湯
来搭呀来哉 水手們高興十分動手一霎時 姜湯取到灑
方卿 怎奈点滴不下喉間去 張榮也竟悶死印印难道真

个氣絕了白正在焦急那个說冷話的道張二爺你要救活伊
 須要往終南山去走一遭白為何時要向呂純陽祖師討一粒
 丸藥還魂丹來吃仔下去包管得活若帶吃仙丹亮你在便哈
 湯藥才无用小白不信无用的了我還要救活他的白唔恐
 你張二爺下是袖仙談不談兩下未爭論 再說老爺焦急十
 未分在船中 不住的團上走 一心要想那人生味这也怪
 不得老爺焦急方才不去動他由他死活到也罷了如今抬到
 船边收而不醒 一未竟得自已没趣二未难道仍將他丢在
 路上置之不問竟自開船而去這也万无此理况且人命關天的
 事自然要報地方官的交待一番豈不又耽擱工夫么怎得不
 要焦急白所以自已走到船边 連声動問可能生白白恁

么樣了白那些人紛上不一也有說救得活的也有說救不活
 的 老爺又問到底恁么樣了 那个說冷話的走到船边說
 老爺勿消費心个哉滿面死人面孔伊頭上个肉才勿動个哉
 那時張榮回稟老爺說那人心豆还温只是湯水不納老爺心
 中一想說不得待我亲自上去看来白哈鋪跳板打扶手老爺
 上岸哉白大老爺上岸好京人 灯笼火把亮如銀甲閃閃上
 上白唱軍門走近前来看 但見他白面書生年少人 身匾
 仰臥在官塘上 其時一見豁然明 怪不得救不活 我想
 此時交五鼓 何等凄寒冷氣侵 如今身臥雪中衣又湿
 雖有姜湯怎得生白張榮我道你是能幹的人这件事就办
 不来了你想如今寒睡在雪中就有灵丹也难濟事过未快

取些苜蓿鋪在地下再拿棉被絮褥墊好鋪了他身上濕衣拿我的貂裘將他裹好四面取几盆湯火烘起來然後把熱羹湯灌下表一聲分付非小可 平人誰敢不依遵 自然立刻來准備 各樣依言不必云 這是方卿祿命原該貴 所以今朝遇救星表再說那個說冷話的也在那里假殷勤老爺心里頗有些惱他表白過來表有釘白你與我我將那人扶起來留直老爺一個死人扶伊起來做啥表白你可坐在地下將那死人托住靠在你身上得了活人的氣就容易活了表白狗老爺勿要提活替死吓伊未勿曾活大累小的就要死起來哉表白狗才胡說快些去吓表白那人不敢違拗老爺只得扶起來將死人靠在身上 再說方卿不死之故那把後表該中狀元作

少保的話且撇開即據平常而論到低是年輕之人不其病痛不過飢寒交迫跌在雪中一時暈去此時內外暖氣和氣血流動焉有不醒但見美湯灌下鼻尖微動喉嚨里似乎作响表唱好了只見他 面上微紅非死形 脚背一縮手未擎 眼內烏珠畧上轉 喉响氣透打呼表 少停一刻輕開口表白阿唷上連叫兩三聲表老爺就問表白你这漢子是那裏人氏表白大老爺問你是那裏人表白阿哟大王爺饒命吓表白吓差哉要請叫大老爺表白大老爺表那時方卿閉眼一看表白阿哟你們這些都是甚麼人吓表白吓勿要七塔八塔大老爺未這里嗜唱方生听了越慌張 吓 我身此刻在何方表白看我自己身上表唱到有貂裘披好多溫暖 還有火炭紅心擁

兩旁白我這面前站着一位唱紅袍紗帽端爇相 許多仆

從甚軒昂 阿呀 難道夢中未見鬼 方才已在雪中亡

表那時方生才開口問道列位何來白對你說我里是提督

軍門畢大人在此經過見你死在官塘待未救你的快些起來

叩謝罷白吓有幸吓有幸唱想我命中大數不該亡 既到

阴司伏轉陽白漢子你那里人氏白鬼人吓唱我家住何

南開封府 首縣祥符本姓方白吓祥符縣姓方可認得景

章公白唱景章就是我先君號 官居吏部朝綱掌白令

祖官居何爵白甚貴名白唱先祖名氏方天爵 官居黃閣老

中堂白你自已尊号白唱送幼名卿字子文 已叻入津在

官牆白既是世代公卿為何這等狼狽白唱禍遭奸賊羅同

害 祖父俱經墓草荒 田園既入重回祿 如今是榮上母

子在坟堂白到此何幹白唱慈親有命探至戚 不辭辛苦

到襄陽白襄陽至戚是誰白唱家姑嫁與陳鄉宦 姑文名

廉号子剛 官居御史家豪富 声名合府尽傳揚白你可

曾去过白去过轉来的白呀你去過轉来的令姑文在堂

么白在吓白唔你到那里令姑文与你姑母可俱会面白

白俱会面的白說到这一句尤其可疑了送來姑姪相逢心

然得意為何還是這般狼狽那陳御史待你如何白咳恩人

吓白唱我姑文原來是古道人 待人接物甚殷勤 虽然相

叙无多刻 深曉為人是正經白怎說相念无多难道不曲

你白咳說也話長我那日到了他門上白唱但見門前車

蕭家元公事 卷之二

馬鬧紛、進門先受豪奴氣紅白這却為何如此唱他見我衣
衫襤褸不成文幸虧來了一個寒家旧外名王本紅白怎
么旧外王本在彼生小白是家姑的贈嫁唱亏他引進去通名白
其時姑父在廝會客不便相見就分付王本領我到因中先見
姑母紅白見了姑母自然是有好處紅白誰知我姑母呵紅白
怎么到白咳我到不好說紅白但說何妨紅白唱我姑母論貧論
富竟分輕重未免人情薄几分若息人呵自古君子受
刑不受辱丈夫怎肯被人輕我生成傲骨難挫屈其時
隨即就辭行可恨他家的了豆送到半途來撒我我路徑
不熟徘徊就擱在園亭少停只有一個了奴到道是小姐
周全留我身那時我再到一所堂妾下見了表姐許許文

娘甚薄情承他重義非苟且送我五厘五十金正生自曾
受否生唱園門之物如何受他見我不受又送我包好零星
干點心乃到途中打鬧一看心京駭誰料他暗藏一物是
奇珍正白什么奇珍小生曾是一座珍珠穿就玲瓏塔若云其
價值連城正在躊躇死計較雀白但見姑夫同王本兩匹快
馬唱如飛趕到九松亭由我回家由不轉立將表姐許卑
人正生自可曾允否小生唱再四堅辭觸了姑丈怒只得旧親未
斷結新亲多承贈我黃金錠用餘剩得碎零星正生看所剩
的碎金呢雀石碎金藏在身边瓶口袋正生白珍珠塔呢小生唱珠
塔是強途劫上去已无存雀有几時劫去的雀唱二更時候大
盜正生白在那里地方小生白就在前面一大松林的地方正生白我

你在九松亭与姑夫別後何不一徑竟回河南還到黃州來怎
 麼小生自思人吓只目益費短少要到黃州問一個世兄借些益費
 然後回家正告世兄是何人小生現在黃州通判姓張名某正
 吓就是別駕張公他數日前已丁憂回去了表此時老爺般
 問過相信不疑就分付下人好生扶了方大爺下船來却是
 老爺自己先下船檢點衣服去了再說那些中人唱扶下船
 好疑心吓嘆我个老爺差哉唱將他相待甚殷勤答便是勿得
 知是哈道理唱哦我想必是怜他讀書輩常言道 惺上自
 古惜握上白勿差个唱方生一到官船內 老爺分付換衣於
 丑方大爺請更衣唱方生想 尚朦朧 元何相待甚情厚
 思人吓 我餘生皆出你恩台賜 活命之恩再造同 姓

此隆情難再領 响球結草報无穷正生白豈敢小弟与兄原有
 旧世通家但請換了衣服然後細談便了唱那時方生 只得
 把上下衣服多卸去 更了美衣又整容 正所謂 禍到一
 番福亦到 竟得身輕步亦鬆表走上前來說小生自思人請教
 尊姓大名垂白阿呀世兄吓寔不相識小弟姓畢名雲顯江面
 南昌人也先父畢上達就是令先祖老太師的門生令姑丈陳
 御史又是小弟的恩師小生白吓原來如此那曉恩人世譜元
 來世代傳詩礼 筆來你我是孔李自家風 只怕今宵乘道
 銀紅照 猶恐相逢是夢中垂白世兄唱自昔浮萍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小生白恩兄請上待小弟叩謝正生白豈敢小弟
 也有一拜嚇兩人拜 喜浴上 分外綢繆礼數躬正生白請坐

分付擺酒白是豔畢公再問襄陽事 方卿是又把原由話始
終白原來如此了如此兩字多包括 盡付呵上一笑中白稟
上老翁酒席完備了白擺上來白是請請坐白請豔官家做
事真容易 雖在程途也不白 席間又問珍珠塔 难免款
噓嘆息噓嘆白呢白恁先吓此塔乃家表姐不忘外家仗義所
賜誰科小弟呵唱運厄時危遭盜劫 將來何以對閨中白世
兄且免愁煩唱待我明朝札諭黃州府 着他追贓廣緝去拿
囚白如此感恩不盡白兩人对酌談心久 畢公也將家事般
上說一通 少睡片時天忽亮 船之內日升東味老爺立
刻差人札諭黃州府着他半月內必要拿獲凶身追贓珍珠塔一
面分付立刻開船方卿告別說白恩兄請上小弟就此拜別白

世兄你往那里去白恩兄張通判既已丁憂小弟就不去訪他
一徑還鄉里了白什麼話既未之則安之同弟到舍間去走上
船恩兄吓唱雖蒙相救情難契 只好他年圖報再相逢 本
欲相隨知已去 只因老母在家中 家貧親老懸上望 如
何母子各西東白世兄放心你听我道唱劝兄不必悶心忪
你把愁腸且撇開 相邀作伴南昌去白我一到舍間隨即差
人到令堂老伯母處白從來友誼貴通財 若是晨昏必欲依
膝下 小弟是願將尊堂接到舍間來 隨你板輿戲綵得親
奉 劝你芸窓雪案把白且待金榜題名歸故里 那時
那園因珠塔可和諧白蒙兄如此厚情小弟何以克當惟有銘
感而已白好說分付開船你明日領賞白是曉兩人相叙樂唱

重新設席飲香醪 事當適意愁還減 話得投机量
 也高正世兄唱你看河邊晴雪添 函景 凭他絕筆也難描
 正是唱方卿斜眼周回看 心中一想約眉稍 咳 分明昨
 夜因他害 此際元何雪不飄 一人是對景愁眉嗟 弄真
 一个是借題搔首拽 離騷 一个是落迫蘇秦逢好處 一个
 是通門孔李滄新交 他兩人日後為 此刻依然漆與膠
 再說家人奉命黃州府 地方官見丸甚心焦 立刻即差
 健捕拿獲凶身多緊急 自然的沸地雷天死處可逃 丟一
 處未再一處 提起凶人邱六乔 却說邱六乔到了家中好
 沒只道這晚生竟不濟在內下打鬧包果一看不料有如
 此宝物喜出望外到明朝正要將其珠塔去外邊變賣走到街

坊但見茶館內兩個公人正在那里說話叫苦說道白殿計
 故揚公事要打殺个哉 咄末阿哥便是為啥件公務介註府
 爺傳齊子各縣捕快家眷收禁 咄哈說也怕人捕替昨夜三更
 有个倒路強盜在黑松林打劫了軍門老親戚的哈珍珠塔如
 今差人坐在府中太門署內限十日內必要到案阿要急殺所
 以同行中个家小才押起哉 阿呀唬殺故友我里捉人要故
 点手段出来嗜嚇其時邱六乔 听得胆魂消 只得打点今
 朝連夜逃 緝捕拿凶多緊急 宝物难于本地消 潛踪避
 跡他方去 戴了這珠塔 逐日奔波各處逃 再說畢公
 穩帆已到南昌府 家庭叙首樂逍遙 又将搭救方生事
 細上上稟老年高 年務匆忙已尽 梅香漸透又春交

方生就在東高宿 軍門相待勝同胞 雖然暫得身安好
只為思鄉心暗焦 不來方鄉畢府事 下回再唱女多姣

命對
為與公
世日良茶

孝義真蹟珍珠心

第七回 華筵賀歲旦重反目孝女攢眉

引且爆竹家上响 桃符戶戶新 一年又度一年春 椒花
頌吉朝 柏酒獻元辰 元計調停慰兩親 但奴家翠娥 年
方二十愁有万千口 因爹上為丁方家表第一場爭論彼此參
商分居兩院竟无和好見面之期 双家晨昏定省先到東院見
過父親再去西院請安 无奈母親閉門拜佛只許三日一見習
情常上這也不在話下 今日乃是元旦 我思襄陽城內那一家
不團圓 歡慶况且明朝初二係母親整上五十之辰 做女兒的
自然該拜拜高堂 双上上壽 昨日已叫采屏分付廚房辦筵
席 此時天已黎明 父親六過祖先定祭 即刻進來等進來待我

便去西院請母親到此要也兩老人家和好從元日起照日如
初就是明日壽筵也不至寂寞咳天吓但願椿萱偕老春眉仍
同魚水之歡以為庭園之慶正是堂前若解三分怨膝下可泊
萬斛愁

頂十字 賢小姐 梳妝畢 万千輾轉 正思相 家常事

歲又送新 合家歡 要調停 對親和好 況明朝 是

我母 五十生辰 打筭定 輕移步 宛如仙子 既端莊

兼淑慎 態又輕盈 我把他 養婦娥 光來描寫 頭

挽着 烏絲髻 小上螺青 金鳳釵 玉蝴蝶 宝珠璀璨

挂耳上 環絡索 細巧奇珍 內寸就 艮紅袄 鵝黃

衫子 外披件 羊胎鼠 略絨五金 六幅裙 拖湘水

團花拖簇 錦飄香 弓圭窄 露出綬紅 但看他 出房

未 叮咛珮响 不回頭 不露齒 不動微塵 真个是

在蘭閨 有容有德 女班五閨領袖 要算期人 我曼

表 矣小姐 古今罕有 可表那 都御史 朝服拖紳

天微亮 拜祖先 般上禮畢 采苹姐 忙跨進 報与干

金脚白小姐老爺進來了扶十字剛說罷 那老爺 登時到

孝順女 急上前 禮敬恭迎 老父親 末一見 微上

含笑 見娉婷 真穩重 喜氣加深 那時節 開言說

我見可曉 嘆人生 如駒隙 易度光陰 我五旬 到今

朝又添一歲 你今朝 正二十 待字方齡 一年內

一月中 一日為始 太平時 也原該 慶賀元春表且說

小姐當此元旦為何不拜父親他更請母親過來双上全拜此
刻听了父親的話便開口道且爹上你老人家說慶賀元旦又
說孩兒今年正二十孩兒正躊躇母親正上五十生辰就在明
朝為此孩兒要到西院請母親過來與爹上一全慶祝采苹你
全我走且白曉得且且憂我兒吓歸你切莫重提那老不矣
至今我餘怒挂胸前他身送何處全不想到把娘家拋半
邊且既无父母焉有生日且况旧歲年正五十弄得个一場
吵鬧散華筵他未必重淘氣到不如凭他高坐佛堂前
我与你父女傳杯可對酌安上穩上度新年且白爹上說
那里話来天下豈有无母之女哉小且唱功慶亲且開顏
把日話丟開休要再提起且大抵春花秋月多飄泊只落得

流水浮雲对洒然且白請小姐就去罷且白正是我就去就未
命上且在此暫等一等休要出去拜客且我要出門拜年且白
爹上此言又未作准孩兒了且白采苹有句話奉告老翁且白講
未貼白老翁吓新年初一凡六戶鄉紳多設有門簿只消遣人
投个帖兒何必親往今老翁說出門拜客无非預避夫人之故
但正難為小姐了竊思老下與夫人數月不和我小姐日对上
景嗟吁夜上焚香祝告自以為不孝不令匡救購縫使高堂和
睦家上父母生我劬勞一旦參商驟見兩院分居又未敢論誰
是誰非小姐只得恨着自己平時少幾諫之方侍膝无太和之
象闺中少女心事誰知惟有采苹習見習聞知道小姐万般苦
楚數月未連茶飯也減了多少老翁倘如不信且看小姐的面

蕭家九松亭
卷之二
三
方夜堂

容當初是這樣黃瘦的，那來華不說到此處，就可說到此處。只見小姐唱項刺的眼中落不双行淚。滿面无非憔悴形。那老下不看女兒面，死就可看了女兒唱。果然是眉豆銷有容黃瘦，不覓的一陣心酸也。泪淋既怜且愛，心中軟。應許中堂且斬停，淨也罷。我就在此等，這老不賢，但他也未必有顏面。過來不來就罷，兒吓你即刻回轉，便了。嚇小姐聞言火速來行走，使女跟隨一采翠。不多几步，登時到。誰知西院竟閉門，那時候采翠把門敲了几下，里面紅雲道。白吟哈人來，采敲門能个緊，急真頭是拿子棒槌撞金鐘。我貼白小姐在此，貼白勿管小姐，勿小姐舌，換要告新子夫人來，前吓唱告夫人。許開門，急忙走進女，轉唱夫人見了來相向。

元何絕早過來，臨唱小姐道。這忙答道。母親吓，可記得今朝元旦歲新華。又况明朝初二日，母親五十正生辰。孩兒是但願堂前双奉佛，甚甚双佛。白母親吓，就是偕老存眉萱，与椿台齊眉是。难的了，白母親何出此言吓。唱孩兒劝得谷心轉，尚在堂前等母親。白誰要老殺才等。我白母親不是這等說，唱從家道和為貴。家若和時，万事興。一歲之中元旦始，但願太和送此繞門庭。白兒吓老殺才當我做出妻，這是夫婦向已恩斷義絕了。这个和字万难万难，白呵，請母親吓唱如此十分多折拘。叫女兒何以再為人。母親若不來，移步。我作女兒的終身不出此房門。一面說時，一面跪。可吟双膝落塵埃。汪上淚落如泉湧。

元何絕早過來，臨唱小姐道。這忙答道。母親吓，可記得今朝元旦歲新華。又况明朝初二日，母親五十正生辰。孩兒是但願堂前双奉佛，甚甚双佛。白母親吓，就是偕老存眉萱，与椿台齊眉是。难的了，白母親何出此言吓。唱孩兒劝得谷心轉，尚在堂前等母親。白誰要老殺才等。我白母親不是這等說，唱從家道和為貴。家若和時，万事興。一歲之中元旦始，但願太和送此繞門庭。白兒吓老殺才當我做出妻，這是夫婦向已恩斷義絕了。这个和字万难万难，白呵，請母親吓唱如此十分多折拘。叫女兒何以再為人。母親若不來，移步。我作女兒的終身不出此房門。一面說時，一面跪。可吟双膝落塵埃。汪上淚落如泉湧。

一寸心還刺萬針 再欲開言腸已斷 但聞嗚咽不成音
 表那時夫人見了這般光景也不覺冷惻起來且見吓亦且
 起來再講且曰母親若不過去女兒搵不起來且起亦我這
 去便了但還要講个明白且唱我此行非為殺才講和好 單
 為膝下多姣行一行 他乖怯畢竟乖怯性 你孝順終須孝
 順情花旦自奶上就請行恩且白還要講过且唱夫此刻才來
 行步 还要把旧事送新講个明 少刻席間隨便話 搵不
 許突然提起小方卿 一家吵鬧都為此 題起他來恼我心
 尤可恨的是昏憤出塗你的父口 並無媒妁許婚姻 我見
 吓百年大事須斟酌 你莫要听了爹言誤自身且白孩兒曉
 得表一面說時行已到 再表老爺等候在中庭且白他見母女

双上來到時只得離坐上前行几步 无心有意似相迎且白
 老爺夫人來了且白請爹且与母親見礼且老爺只得來行礼
 夫人还礼也殷勤且白請双亲上坐待不孝女兒叩賀元旦
淨同我兒少礼且唱上前拜 喜盈眸 接連四拜把身抬淨
老同生受你了且白孩兒还要拜祝且白這却為你且唱明日娘亲
 逢五十 今朝煖寿礼應該 說罷一番重又拜 夫人扶起
 女裙釵 此時反日夫妻相对立 各窺各回各疑猜 雖然
 尚未來交口也竟三分畧展怀 且表夫人歸房內 老爺仍
 移步到書齋 半日消停容易过 中堂筵席早安排且表只見
 采苹到書齋請了老爺又到房內請了夫人齊入中堂安了酒
 席老爺夫人並肩而坐小姐旁坐陪飲且唱那山珍海味多豐盛

續像大松亭

三三

方來堂

且把飲酒閑文也撇開表單表席上老翁與夫人並不言語惟
 老翁與小姐講話夫人与小姐言談小姐兩邊牽扯不能開
 筭合縫這也无可如何忽然講起元旦的典故表小姐要討二
 親歡悅便說那元旦吉祥的事叫唱那家兒女堂春餅 那家
 門戶貼桃符 那家新姐椒花頌 那家長命飲屠蘇 若論
 作官得意之人 有一个李士歸來香滿袖 有一个侍中坐
 處席重鋪 有一个登朝詩獻清輝閣 有一个上展衣飄瑞
 雪圖 可知元旦多佳話 只落得太平歲月共歡娛表小姐
 話到此間那老翁不知不覺長嘆了一聲白咳見吓嚇你道太
 平歲月家上好 那曉得上蒼而露有偏枯 我有意中人一
 个 至今落迫尚為儒 可憐他也今朝過元旦 多半是故

鄉未返走長途 家庭團叙延何說 子望雲山母靠闈 元
 端觸我憐才念 堪嘆他天涯客目六親无表老翁尚未說完
 只見夫人免強的三分和氣已變作十分怒容了白吓說未
 說未无非說着小方女兒我方才与你講明的了為何又狠上
 的提起他未白母親請息怒白並未指明說方表弟或者
 說別个也未可知白豈有此理把我作三歲小孩看待若
 論小方呵白唱他先把姑娘未挺撞 氣話般上說出來 一
 味穷酸真厌氣 除非瞎眼去怜才表那時采華听了夫人的話
 委實有些不服起來白夫人吓奶上吓你莫要看輕了方大令
 他這口餓氣也這才亭中發出來的采屏不是敢向夫人面前
 替他表白但他必定是个有志氣的人且唱我看他氣掃千人

蕭家九松亭

續像九松亭

續像九松亭

无枉屈 我看他氣凌五嶽不低微 我料他氣吞河海騎螯
 上 我賀他氣吐風雲破壁飛 不過是少年氣尚少涵養
 驟然方出欠藏机 誰人不起怜才念 未可全云傲骨非
 夫人听了大怒正要发作那老谷又接口道白是極上上采革
 你真有怜才的热腸正有識才的慧眼誰想堂上一品夫人識
 身反出青衣之下豈不可笑上上上白說時進那時快夫人
 左手把筵席推開右手指着老谷罵道白呸老殺才你說我
 在采革之下可見前日出妻二字不是无因原來你意中先有
 了采革了罷上上我就把誥命冠帽讓与采革看他好上的作
 个冷才的一品夫人老殺才难道不遂你的心愿上罷了上上
 張夫人大怒抽身起 怒氣冲霄走院西 小姐是渾身發戩

唯開口 安能扯住老娘衣 采革是 无教心豆撞小鹿
 原不該惹出如天大是非 老谷是 哈哈一笑佯不採 那
 管風波高与低 小姐只得 忙上移步隨娘後 采革跟了
 脚如飛 緊赶萱堂赶上 夫人是 佛堂跨進又闌扉
 小姐只得轉身歸房內 思量一夜好歎歎 表到了明朝夫
 人正寿筵不肯出身小姐到西院拜祝一番含悲而轉 啜從
 此夫妻重反目 參差之後復參差 老谷也不把采革納
 惟有種花飲酒与吟詩 只苦坏香闺人一个 十分憔悴病
 腰肢 此回是 孝女諫親心獨苦 下回是 孝子思親淚更
 滋 兩回穩把孝未講 講与人間起孝思

孝義真跡珍珠塔

第八回 孤獨哭元宵暗關心佳人側耳

引知爆竹聲喧 望慈幃 山川遙遠 白鵝去又春回 韶
 光暗埋催 愁懷難自解 不見雁飛來 小生方子文自哀
 陽探親姑母輕慢含怒而行 唯得表姐贈塔姑丈許親十分銘
 感誰息行至黃州遇盜被劫凍倒雪中倖畢公相救同到南昌
 此時我雖衣食無虧急奈老母在堂不獲晨昏奉時好叫我時
 刺聖合此際歲符已換 万象更新 人是開春時候了 雪消梅
 蕊送清香 臘去春回日漸長 離人見景添愁悶 客地思
 鄉欲斷腸 異鄉雖則逢知己 難拋老母在高堂 銀吓
 你只道孩兒仍在襄陽地 那知飄零今又到南昌 白咳可

書像九松亭 卷之二 三 芳林堂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部分詞句。）

伶吓可恨吓表我不說方卿千思万想心如結 再講畢公緩
步到書房生白酌酒尋知己 吟詩訪故人 世兄生白思兄
生白這兩日新正何不外邊玩賞物華領景烟景還是这等苦
上用功生白先吓小弟拙性好靜不好動的生白好少年勤孝
可敬可敬生白請坐生白有生生白好一个欢容和氣畢軍門相
陪自愁容滿面小方卿 一个是談今說古真得意 一个是
免強為欢笑假波勤 畢公觀其色察其情 閉言即向小書
生正生白世兄看你愁眉不展却是為何生白兄吓小弟並沒
有吓生白自哎唱你何故 把人瞞 看你隱上腮邊泪未干
白吓我曉得了生唱你一定 為嘗親千里腸難放 把胸胸
中少有歡這也怪你不得為人子者且行孝 先怪吾兄愁万

端 但是你一時途隔關山路 怎能插翅轉家園 况語期
尚遠 不如即借南昌籍 捐監忙上赴順天 要算北京容
易中 名成已後投歸鞭 自然捧檄菜心喜 大孝多端莫
此先封白小弟豈不志切顯揚但恐母親在家无以度日生白
无吓等过了灯節待我差人徑付河南向安堂上并送些日用
之費倘能接到此簡豈不更好生白若得如此感恩不尽生白
好說童兒生白在此小心伏侍方大爺是生白世兄小
弟失陪了生白請便生白畢公緩步出書房 方卿到底轉愁腸
客里光陰愁里過 埋頭除是讀文章 花朝月夕无心賞
美酒羊羔懶去嘗 瞬息之間年事了 元宵怨报好時光
金吾不禁人間樂 万家烟火鬧喧七 火樹銀花天不夜

清像九松亭 卷之二 三 方來堂

最喜的一輪月色映燈光 說不尽鈿鼓沿街多熱鬧 魚講
那畢府中慶賞花灯在華堂 相請看灯人白
大令老谷在所恭候請大令賞灯玩月知白你先去我就來
老谷在堂立等知唱咳 聞相請 絲双眉 浣爾不慶且開
怀 那有心情把花灯賞 相逢佳節去相陪 以為主人情
重難違拘 此時免強犯身招 走出書房但見十二紅灯高
高挂 到所此是五色袋成綿繡誰丑老谷方大谷未了 丑白
世兄白恩兄小弟恭揖 丑白小弟回揖請坐 丑白有坐 丑白
世兄今日上元佳節小弟特備粗灯數盞與世兄小酌 丑白多
謝恩兄 你看所上灯彩好不齊正阿 丑白方卿抬頭看 耀眼
明 炊影搖紅照函 說不尽官家擺設多富麗 滿堂金

玉寶和珍 那中間掛着五色宮灯垂露索 簾前一帶
是奇花異樣水晶灯 灯上边 一架結就珠屏光燦爛 玻
璃匾对尽皆燈 燈匾上是 輝映金書四字 畢公是
無非寓意老慈親 又見燈对上 上聯是干炬祥光射書景
下聯是一堂春色泛金樽 方卿暗想 丑白咳畢兄吓 丑白唱
天倫樂事真堪羨 羞殺我遠遊不遇侍晨昏 正是異地看
燈愁寂寞 他鄉玩月更傷心 丑白世兄這裏来看看這盞盞
燈可好 丑白妙阿唱但見燈灯巧樣精 張牙舞爪宛如生
方見此盞魚心越感 反竟愁腸万倍增 咳方卿吓 你怎
能向一朝騎在鯨魚背 平生得遂志凌雲 到如今書劍飄
霄先定所 正所謂月下提灯空挂名 又見萬年灯 顏色

湯象九公第 卷之三 三

倍新鮮 蓮花千瓣慶長庚 咳 我怎能得句 高堂春慶
 同歡樂 團圓聚首在家庭 如今母子東西夫各遠 咳我
 也傷心愁看萬年燈 丑 白世兄看七這雁足燈如何 丑 白 果然
 好 丑 唱 我想雁足燈 雁足燈 此是漢朝宣帝起佳名 雁
 兒吓 你善與人相通消息 到如今雁足无書符怎生 几
 能為一幅平安千里寄 真雁飛來慰我心 又見鴛鴦灯
 交頸宿花陰 方卿觀物更沉吟 咳 我相鴛鴦好似同林
 鳥 大難來時兩下分 表姐吓 我与你何時得就鴛鴦譜
 雙上交頸作同羣 說不尽方卿多少傷心事 再講廚房
 酒席已完成 丑 稟上老本酒席已經完備 丑 白 擺上堂來 丑 是
 丑 白 恁无何用費心 丑 白 水酒一盃 聊申微意 丑 白 是感感情

丑 白 請坐 丑 白 請張通堂旨酒款佳賓 良友交情分外深
 雙上對坐談今古 斟酒童兒兩下分 說不尽玉杯牙筋多
 精致 銀甌金盞放光明 駝峰熊掌真佳味 烹鳳炮龍山
 海珍 賢主佳賓談世事 元宵美景慶良辰 丑 白 世兄請
 白 恩兄請 丑 白 童兒取大杯來 丑 白 是 丑 白 兄吓 你看亭前好月
 色也 丑 白 便是 丑 白 世兄吓 丑 唱 你着一輪明月萬家燈 燈
 月光輝照滿城 丑 唱 兄吓 燈映月光增燦爛 燈光照月愈
 鮮明 丑 白 世兄唱佳人愛看燈前月 才子現燈月下行情
 兄吓 但願有情諧並蒂 燈光不斷月常明 丑 白 哈 七 七 好
 个灯光不斷月常明 斟酌 丑 白 請吓 丑 白 童兒取大杯來 斟酒
 丑 白 阿呀 恩兄吓 動也動不得 丑 唱 小弟寒无斗酒量 一時

唯效李長庚 思兄吓 雖逢知己干杯少 小弟是大醉顏
然力不勝 扭白說那呈評未常言道酒無盡期 扭白阿呀是在
不能飲了 扭白既如此小弟不敢苦功了 童兒掌灯扭是 靛双
双椅內抬身起 畢命相送到書廳 扭白世兄請安置罷小弟
失陪了 扭白請便 張畢公移步未辭出 醉眼朦朧里面行
不言兩人多醉態 書中另表內 閩人
引作夫貴妻榮 母慈子孝 婆媳樂融上作白妾身蔣氏相
公畢雲顯現任提督軍門公上畢上達官為巡撫不幸早亡車
有婆上張氏在堂年近六旬所以相公告養在家姑娘繡金年
方二九待字深閨非惟才貌堪誇抑且性情貞淑間話少說今
日元宵佳節設宴后堂奉請婆上恭敬春觴則个了 环眼侍太

夫人小姐上堂 靛白曉河
引和節當春 婆上崔髮對華辰 引承歡把盞傳相
喜見燈光燦 靛白婆上請上坐媳婦敬奉百年春酒慶祝第
一元宵 靛白生受你了 靛夫人敬酒女高年 燈燭輝煌照綺
筵 繡金小姐同陪坐 靛水伏侍在旁邊 傳杯遞盞多時
候 直飲到落上月色上珠簾 靛太夫人便問了杯前聽可曾
席否 靛白太太何曉得前所老各同仔方大各吃得醉醺才
散席哉 靛白如此媳婦女兒隨我到所前看灯罷 靛白婆上
請談太夫人移步向前行 姑嫂双上後回跟 你看太夫人
品格端方多持重 姑嫂两个 珠圍翠繞貌娉婷 細步
恐防环珮響 風飄雅禁麝蘭馨 行表早到前所上 看遍

繡像九公集 卷之二 四十一 方來堂

花燈色色新 這些燈的名號 多是方方未說過 此翻不
必再詳陳 且說所前三个抽身轉 要過書齋兩扇門 且
白啟上太夫人 這就是方大爺的書室了 且白不是方大爺的
書室了 嫖們且看一看方公子与老谷飲酒果然醉未此刻曾
不讀書 甚多心 意中早有一方卿 唱得他
不讀書 甚多心 意中早有一方卿 唱得他
貌如潘岳堪擲果 半姿玉樹与瓊林 聞得他才如子建量
八斗 文章東箭与南京 聞得他恂恂儒雅真君子 聞得
他氣宇軒昂骨格清 聞得他琴棋詩書般般曉 聞得他應
對如流通古今 聞得他負米遠遊親独若 聞得他輕財重
義有親情 聞得他自入書齋身不出 埋頭只讀聖賢書
此子必成成器 玉堂金馬徵公卿 我為女兒選婿久

豈容當面失其人 因此元宵要親看 先喚了环看个明
表再說方卿盡醉而歸 幾番要作嘔吐 卧床不倒 就靠在書桌
之上昏昏睡去 他原是神虎呈出了元神 依稀彷彿好像一隻
斑斓猛虎 蹲伏桌上 那了环挑破紙窗一看 便大驚小怪起来
花白阿呀呀不好了 有虎有虎 喼内中有个了环道 吓深丹
密戶虎從何来 敢是你眼花了 或者是隻老虎 燈也未可知 又
一个道 坏哉 七七 倘然有子大毛虫 个了方大爺 豈勿要做子
現成点心哉 老夫人也不相信 携了女兒的手 分付了环不
許張揚 且大家再仔細一看 瞧白呀 喲 果然好係一只斑斓虎
也 且唱定睛看 魂魄飛 果然彷彿与依稀 騰上虎氣冲
霄漢 到曉坏裙欹声氣低 一吊了环多倒退 迎老夫人

神魂失據淨痴迷
白女兒媳婦快走罷
表剛上欲走聞音响
表只听得方公子是唱
一声阿啞醒来時
白既有入声不免
再看唱但見書帷寂
几无物
桌上惟餘燭一枝
吾好奇
怪以虎變人人變
虎花巨白老夫人吓小婢到曉
得了
且唱一定是妖怪投胎不用疑
表
誰想夫人心中早已明白
唱住了
了
好說道
白你們一緊進
去
單留玉琴在此
女兒媳婦再全我听他一听
正是要知心腹
事
但听口中言
嚇了
环奉命
奔上退
單有玉琴小婢緊跟隨
時已二更打三点
烛光隱上
始窗扉
表那老夫人全秀金
小姐蔣氏夫人倚在
窓外
要仔細一聽
惟有小小姐是
誰送來書
表
恠一到
十分羞怯
恨恨
要曉得佳人另有
關心處

側耳分明听更海
讚十字只听得
小方卿
几声長嘆
抬頭起
剪孤燭
无限連涼咳
我見个
宰相孫
尚書之子
家遭禍
遇回祿
寄跡坟堂
題將起
好傷怀
伶仃孤苦
自去
秋
奉母命
遂到襄陽
請料看
命多穷
投亲不遇
風雪夜
遭大盜
劫去行囊
險些兒
送殘生
奄上待
斃
畢軍門
來救轉
邀至南昌
勸暫留
故書史
幽
齋靜課
待杏花
紅十里
好赴料場
深感激
大恩人
一家款待
老伯母
同世嫂
情義非常
咳
我一身
嘆飄迫
栖枝莫定
我慈來
已上望
那曉行藏
做
見的
元宵節
愁看灯月
做娘的
店幕边
哭叫宮蒼

齊東野語
卷之三
旦

做見的 咽不下 金波玉液 做娘的 炊牙米 聚霍
 充腸 做見的 白狐裘 披還嫌冷 做 的 飛蓬鬢
 破碎衣裳 做見的 天一方 思娘不見 做娘的 悲百
 結 望子回鄉 做見的 缺晨昏 罪如山重 做娘的
 无倚靠 怎度時光 六十辰 春秋迈 况逢軟歲 我母
 親 如何得 疾过飢荒如白咳 想到此间 怎不叫人腸斷也
 方公子 話到了 傷心極處 对孤灯 容憔悴 淚落
 汪七表 那老夫人听了十分难过 不查咽起来 且白媳婦皮
 深了我们進房去罷 忽見小姐双淚低垂 說道 母親此人
 是个孝子 索性听他說完了 未進去 嘔因此怒前重立位 只
 听得方公子更加長嘆兩三声 唱 咳 母親吓 見欲歸時歸

又阻 即当應試赴京城 等未往返多時候 何日回家見
 母親 况且陳家表姐多情義 他約我看上楊柳到襄陽
 只怕夏去春先難踐約 登樓望斷柳青 他是个端莊女
 子能持重 想起花園贈宝珍 並沒有一言半句涉私意
 贈塔原為中表情 一来是周全姑母况 二来是暗助
 囊中少路金 幸得姑公為岳丈 把千金親許九松亭 但
 恐姑母從中多執拗 斷難成就這頭姻 姑谷又復言難解
 必然吵鬧在家庭 這有婢女采苹人一个 原不是低三
 下四人 他父親守禮讀書曾教孝 家貧因此賣其身 我
 看他聰明伶俐 絕少輕佻相 即日呵 弓他引進到花所
 有才有胆非苟且 倒把夫人看得輕生 白他送我出園又几
 補漢公傳 卷之二 四 方來堂

次喚我回轉說道還有句要緊話兒唱及至轉身无甚語
但敬上含笑啟芳唇 說奴是小姐房中心腹婢 須記奴名
喚采苹 教我切上年記在心頭 我想此言一味多含蓄
大抵是託我為媒擇好姻 將來替他許个讀書子 把这重
公案便勾清 方卿說罷重流淚 又哭萱堂年老親 恨是
孩兒多不孝 天涯薄倖怎為人 哭進休歇三更轉 燭已
燒殘泪尚淋 以得和衣裹就枕 窗前幾位也抽身 不說
双上婆与媳 書中單表女千金 諱小姐到了自己房中涕淚
不知流了多少曉得母親一番原与看塔今既是虎星臨凡又
是孝子世出又是重義的才即有甚不許他性命是我哥已救
的諒也无可推辭此段相緣一定成就奴家終身可謂依歸得

所但是方才听他的言語陳小姐如此多情尚義自然該為正
室就是采苹這等孝動我也甚欽敬他上臨別之語意甚溫然
万不宜另為擇配將來自有道理于是秀金小姐的意中遂有
一采苹矣再說到了明日老夫人一早起來分付玉琴請老爺
進房我有話講且白曉得嚇玉琴奉命忙相請 畢公移步到
娘房 問安已畢來旁坐 老夫人開言便說選東床且見
吓 你妹子今年呵唱已經十八標梅候 待字深闺甚渺茫
欲覓乘龍無處覓 我今屬在方郎 他世官名門貴公子
簪束門戶正可相對 況且他身多異狀 非常之品並非
凡 就是昨夜呵 我与女兒媳婦人三个 看灯移步到中
堂 回來却好書齋過 要向憲前看个詳且白那時挑破紙

續金瓶梅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坊林堂

寔大家上前一看呵呀見吓兀的不嚇死也生白母親為何旦
 唱見一只斑瀾猛虎未蹲伏 了玃一眾盡驚慌 是我定睛
 再睹毫無物 才曉得元神出相吐光芒生白吓有这等巧旦
 白見吓可記当初韓世忠未遇之時旦白走荒却 卧廟
 梁夫人清晨無意表徑過 只見白虎威震門外蹲 夫人肥
 識英雄眼 歸家告母結為婚 后来韓公一朝運至兵權重
 渡河破寇立功名 汗馬圖麟稱名將 至今猶仰勤王名
 号尊 見吓今日方郎亦現虎 自然的名題虎榜叩丹闈
 我把你妹兒親事許 何妨河鼓配天孫生白畢公听 笑吟
 吟 母親斟酌甚相宜 方生原自人中虎 但他已定糟糠
 陳氏妻 若將我妹重相許 决然轉轉有推辞旦白見吓唱

他定陳門我也曉 但是這段姻緣漸难成就效于飛生白母
 妾怎見得旦白哪你不曉得凡人家女子的終身旦唱大半德
 要娘為主 其母若不肯時為父 雖依母不依 只是桂怪女
 流無見識 日中落薄自相欺 今我則不然見吓方卿不
 池中物 欲結英雄要在未遇時 你今快到書房去 請進
 他未甚莫遲 待我親把千金許 當面牽成紅線生白是
 吓倒是母親自己与他講好孩兒也不旦前云叫書童去請就
 是諫此間老夫為等不必細講且說書童奉了老翁之命走到
 書齋对方公子說道生白大爺里面老夫人相請旦白便是我正
 要進去与老夫人請安得表唱聞相請 把身抬 端整衣冠
 里面未 你看方卿瀟洒風流真可愛 面龐俊秀好身材

進來先被那些了奴見 交頭接耳笑顏開
白阿姊對倍說 悟看个上小方且唱面庞好像
即君相 齒白唇紅似粉孩 勿得知
那里人家小姐能有福 嫁着故个冤家
喜滿怀 白阿呀 勿要七搭八各
哈个 小方小方將來就要叫伊姑
谷哉 唔且 白那說但倍還勿曉得
來只為昨夜啣老夫人去把灯來看
看中仔老席小書歎 此時請伊進來
要把小姐中身許 若成了豈非你
我姑爺要叫起來 白吟阿呀我里
小姐若是許仔 伊真正好福氣
朵 白曉勿知那个造化去做贈嫁
呢 白做贈嫁只惟老虎要吃人
哈个造化 白你去想來老虎拖你
嚼你乃最有趣的 豈不是造化
白到勿曉得啣你也是聰明人曉得
的了 啣要死啣 白不說了 嬾來談笑
再講方生走進後堂

素面太太方大爺來哉 白伯母
曉白賢姪 白伯母大人請台坐
待沐息 小姪拜謝 白賢姪少禮
請坐 白告坐了 白世兄昨晚少
敬 白多謝 息兄小弟已經大罪
了 白賢姪你在客居只怕諸凡不
能稱意 白伯母說那里話來 小
姪在府蒙伯母見兄解衣推食
小姪啣環難報 白賢姪吓唱你
言語何太謙 這些套話不須言
舍下万般多簡囊 我母子心頭
常歎然 小生白阿呀伯母吓
蒙恩惠 謝難言 絕處逢生
幸免吟 活命之恩同再造 寔難
報德愧无顏 白說那里話來 寒
家与府上唱原是世代通門誼
当初來往几多年 近來疎往
稀音向 皆為隔阻雲山路
万千 難得賢姪重相聚 乃是
天遣相逢却有緣 白多謝伯母
且賢姪吓我有

蘇家九松堂 卷之二 四七 方夾堂

句話与你相商恐你不允我到不好啟齒白伯母好說小姪
蒙如此恩待叫我肝胆塗地尚不敢辭有何不允的事且白如
此老身亂道了生白言重且白賢姪吓唱只為你世妹今年十
八春 秀金兩字取為名 及笄待字深閨未曾出帖去
板親 我想擇婿寔難逢佳偶 何論人家富與貧 賢姪吓
我想你家世代忠良多積善 德門餘慶古來聞 你如今
異鄉飄泊跬澄倒 將素一朝運至濟風雲 所以我今不避
嫌疑把衷腸訴 賢姪阿 我今要与你結朱陳唱方生听
吃京果 阿呀上 此話如何說起來 世妹是 華門貴
閨千金女 小姪是 寒微貧賤又无才 怎敢仰扳尊府上
烏鴉難入鳳凰台 况且恩先足曉得的 去年已定陳家聘

寔難再聘別裙釵 曉夫人聽 笑吟上 賢姪何須太
執迷 我想你令姑如此輕相待 且白 陳氏如親不必題
你不可執之一見生妄想 以後終須應我詞 啾 賢姪吓
你与我兒 官塘雪地未相會 這就是天遣良緣合合哥
且白 不瞞你說你一到我家老身便有此意唱今將小女成
連理 豈不是 親情年誼兩相誼小唱方生听 細沉吟 並
非故意不相送 但是叫我 事在兩難无主見 我若允了這
豈非辜負陳家一片衷 我若推辭不允 現在款曲情万種
况且 救命全虧莫大功 若无畢公相救不要說表姐妹羅
成五餅 就是我的身區 已填溝壑命歸空 我想到此間只
落得有詞可向无詞答 叫我情難表問理通難 咳 正是

蕭象公集 卷之三 四 方氏 卷二

想到回首處 一齊分付與東風 那時方卿開言就說白 既蒙伯母大人抬奉待小姪修芳稟知家母有了回音然後定局便了正唱畢公听 笑口開 哈哈世兄 此話无非把母推 我问你 去年九松亭上將親許 何曾先稟母親來 哈上上 我這里一言既出无更改 料想令堂聞得也開怀 白夫人听 喜盈腮 我兒言語正應該 百年大事團圓喜 女雖无親得才郎 方公子吓 藍田種就双上璧 准備吹簫下鳳台 兒吓 你与府尊交最好 明朝去請李公来 央他作伐為月老 就把洞房花燭事安排 完一庄 来了一愿 女得成婚我放怀 即在目前未合盤 兒吓 莫將此事稍延捱 白孩兒曉得明日就請府尊為媒并擇吉

朝便了白伯母在上小姪还有一言告稟就是伯母府允小姪仰板兩下訂定口這洞房花燭斷上不得白此時不行等待何時白小姪有三件事心願白說明白那三件白第一件要母親見面然後拜堂白此是一件了那第二件呢白白第二件要陳小姐先拜堂再為府上之婿白賢姪吓万一你姑母不送表如另許那边的拜堂就成画屏了 你又怎麼說白果然表姐另許小姪便不負姑丈之恩其時自合捨彼而就此但表姐金石盟心必不為姑母所奪白這是第二件了那第三件呢白白第三件要登金榜題名之後奏過朝廷奉旨完取這才是小姪的心願正白好世兄真有孝思有義氣有傲骨这三件母親以為何如旦白言不離經我就一一依允

便了到白小姪告退白請便不說方鄉闕上末回步也
不說母子欣上喜滿腮單說蔣氏親媽走到姑娘
房里來对着姑娘只管微笑白媽上有何好笑白姑
娘呵唱我特表恭喜你女裙釵白什成恭喜唱我聞你
昨夜三更回轉可有團圓夢今朝早上可有喜在捉粧
台喏快取報喜錢來姑娘吓你好造化也許一個
青年美貌風流客表這是你昨夜親眼書寫見過了
則白呵呀他是個老虎呢且唱要探虎穴生虎子只怕母大
虫就是你多才表小姐啐了一声那蔣氏夫人又說道昨白我
問你好不好吓你快些謝上你的哥上且唱虧他把你姑夫
表請到不然是這樣就口饒頭那里表千金听了通紅臉

姣羞滿面把身抬却被夫人忙扯住不容小她出門行
小姐帶笑含羞把手推白啐嚇夫人是拍手哈上笑
這般取樂好鬧慢談姑嫂閑中話絃傳住畧徘徊

卷之二
辛
方來堂

